

夏天的云最有看头,这个季节天蓝得纯净,云也气势恢宏。雪白的积雨云如巨大的棉花糖一般悬在空中。风大的晴日,小小的云朵在天上相逐,地上的云影随之闪动如飞。积雨云不断堆积,暴雨瞬间落下,雨点伴着雷声打在焦渴的地上。海岸边紧实白亮的云,是海水和艳阳联手打造的,到了秋天质地就松散了。夏日傍晚的云别有韵味。沈从文先生曾在《云南看云》里写过:“云南的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某日在和顺古镇看日落,顿时明白这并非言过其实。那天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橙红的火烧云,而是日暮时分的乌云,非但没有给人阴郁沉重之感,反而是轻盈秀丽的。

浪掷夏日

远嫁英国的友人在微信里告诉我,今夏的宝物是母亲从闽南给她寄去的一床凉席。如今炎夏也习惯铺床单的我,看到“凉席”二字不由得一呆,忽然想起少年时睡过的篾席。那时夏天傍晚一项重要的家务,就是打一盆凉水,把家里的篾席擦拭一遍。至今记得母亲的席子是用黑色提花丝绸包边的。另一项近乎玩乐的任务,是给院子里条石的地面洒水,等夜幕降临了搬几把躺椅过去乘凉。等风、闲聊,看月亮,回忆起来恍如隔世。

说到盛夏的欧洲,我便记起几年前的西班牙旅行。马德里夜晚八点的天空依然是明晃晃的。从那里搭乘长途汽车去古城托莱多,四十度的高温天,半路车子停靠在公路边,众人急急走入休息区,唯独有个穿白袍的黑人慢慢踱到树下,在树荫里站定。那长及脚踝的白袍非常显眼,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怡然的神态,仿佛暑热与他全然无关。这场景观如亨利·卢梭的画作,亦幻亦真里有种单纯的孩子气。托莱多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一路高上天去,在近处仰断脖子都看不见穹顶,一走进去遍体生凉。格拉纳达人家阳台上的花盆里开满蓝雪花,走出阿尔拜辛迤逦的小巷,抬头望见对面山顶上赭红的阿尔汗布拉宫,在蓝得连白云都多余的天幕下静静矗立。真是词穷,如此浓郁饱满的夏日,飞了千里万里都是值得的。那天也是烈日当空,但花园小道、高大蓊郁的丝柏形成的天然树篱和狮子中庭的喷泉,让我觉得阳光也是蜜色的。看弗拉明戈舞,是在巴塞罗那加索博物馆附近的一幢老宅里。跳舞的女子缀满花边的裙子、长流苏的披肩,簪在头顶硕大的假花和粗跟鞋,这些夸张繁复的装束在台上却丝毫不显得突兀。鼓声低沉,西班牙吉他清亮,繁弦急管让人心跳加速。舞者“踢踏”作响的舞步和乐声相应和,歌手以幽怨烟嗓唱足两个小时。弗拉明戈是哀婉又热烈的舞。观者被震颤,而舞者也是波纹中心。在毒日头下跋涉了一天的我,于微凉的夜气和荡漾的歌舞里起了一点困意,如坠梦中。不懂得看云、乘凉的夏日多无味,如果竟不曾玩乐浪掷,简直是虚度。

夏天治痒,我想到一种药草——马兜铃,别名水马香果、蛇参果、三角草、秋木香罐,听起来很美。可我知道它很臭,离

几米远就能闻见,所以乡亲们叫它鸡屎条。只有身上出疹子的时候,才会想起它:刨马兜铃根熬水洗,一洗就不痒了。

马兜铃长在沙土地里,地薄,除了蒿子和胶股蓝,长得最旺的就是它了。马兜铃臭臭臭,样子却很好看:藤状的茎从根青到梢,绞着劲儿往上蹿。带筋脉的叶子有点像红薯叶,厚墩墩的,看上去很清爽。马兜铃开花也很好看,像被人撕掉一块儿的花蘑菇,上有黄底带深褐色排列整

作为在华北平原长大的人,广袤的麦田就是我们的游戏场。

严冬过后,麦苗们纷纷从沉睡中苏醒,在春风的吹拂下,它们仿佛在一夜间便泛上了青色。这时节,我和兰兰每天放学都去麦田里挖荠菜。面对翻滚不息的麦浪,我常常停下手上的动作,呆坐着,微笑叹息,此时,一种混杂了土壤与植物新鲜汁液的气息便钻入鼻腔中,由不得我深吸一口气,啊,真好闻呀。

兰兰跑向我,向我展示她收获的荠菜。我却问她:你闻到麦苗的味道了吗?“嗯,跟青草一个味儿。”兰兰漫不经心地说:“混了糞肥的味儿!”我俩一起咯咯傻笑起来。

她总是对我的话深信不疑,从幼儿园到现在,她都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最喜欢在麦子地里奔跑、打滚,采野菜,逮小昆虫。只是我们的班主任燕老师嫌我俩“上课话太多”,硬生生地把本是同桌的我们分开,但这丝毫不影响友谊,放了学,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只是我呆坐着看麦田的时候较多,而兰兰是实打实地在挖,这样,每次回家时,我的小布口袋里的野菜有一半是兰兰分给我的。在我们的注视下,过了五月,麦子开始拔节抽穗,沉甸甸的麦穗逐渐垂下头来,向



凌风起舞欲高飞 齐铁偕 诗书画
临摹久了/花朵渐渐变红/渐渐长成了鸡冠/
喻着银子般的露珠/迎着金子般的晨光/于是,心就想飞了

侧面启发

陆其国

史学大家钱穆从小聪颖,幼年时即已熟读《三国演义》。九岁那年,有一天他随父亲出门,见到一些父亲的朋友和熟人。有人问他,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钱穆点点头。这人问,我能考考你吗?钱穆又点头。于是这人就让

齐的方块儿,稀稀地长着须儿。打弯的花梗上圆下扁,活脱就是花菇把儿。马兜铃的果子吊在藤蔓上,就像没长大的嫩木瓜,又像马胖

子底下的铃铛。我记事儿的时候,有个白胡子大伯,爱摘马兜铃果给我玩,光光的青果递到手里,我就笑个不停,如同现在的孩子得到了喜欢的乐高。

如今马兜铃开始人工种植了,果实任由绿变黄时分批采摘。

《中国药典》记述马兜铃:清肺降气,止咳平喘,清肠消痔。用于肺热咳嗽,痰中带血,肠热痔血,痔疮肿痛。可见马兜铃是个好东西。

给予其养料的大地致敬,这时我们都很懂事,不再去麦田里打滚,每每走过麦田旁,都能嗅出一种淡淡的焦香,那是饱含营养的麦粒经日光轻轻烘焙后生出的气味。我们开始盼望麦收季的到来。

终于,六月始,田野里处处是忙着收麦的农人,一堆堆的麦秸垛在灼热的日头下泛着金光。农民们将脱穗的麦粒晒在从我们生活

麦香陪伴的年少时光

黎锦

的工厂去往市区的马路上,那个年代,鲜少有奔跑的汽车,宽长的马路便成了巨大的晒谷场,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新收割的麦香味。有同学把用新麦磨的面粉烙的千层饼分给我们吃,兰兰边吃边说,这饼的香味里有春天青麦的青涩味。对,我点点头,我对她的话也深信不疑。

有一年麦收季时,学校组织我们学农——也就是去捡麦穗。见农人挥起镰刀“唰”一下,一把麦子便齐刷刷倒伏在地,被切断的麦茬中立刻腾起阵阵麦香,我们都呆住了。趁农人乘凉暂歇的当口,偷偷捡起镰刀,

笔者养有一个观赏水草缸,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件挺新奇的事物,那就让我讲一讲。

就我了解,过去的“老爷叔”多喜欢小型盆景,用弯曲铝丝雕琢出松柏的造型,当然,也有品种各种兰花的奇异花瓣入迷的。2022年,“阳台生态”兴盛,有人种葱种蒜,也有人尝试在家中种植药食两用的草本植物如香料类,均有不错的收获。笔者当然也喜欢土培,现今去网上选购一些时令的花草幼苗或它们的种子,很是容易。但是,栽培水生植物时,乐趣自有所不同。

那些一般是可生长在水中的草本植物,也可以归入双子叶、单子叶、藻类、苔藓和蕨类这些传统分类,但又可以从浮、沉与中间态加以区分。如果本身培育得好,它们的光合作用能提高水中的含氧量。与池塘养殖的情形类似,水草与水生动物、底砂、水,共同营造出一个循环生态系统的栖身地,当动物排泄物中的可溶部分被水草吸收,不溶解部分又会变成底部泥沙,固定水草根系,无形间就形成一个小小生态链(虽然不可能是完整的)。

例如我的水草缸里有几只负责“环保”工作的小小黑壳虾;小虾最多寿命两年,大约一个月就能繁殖一次,抱卵后15天就能孵化。由于体型小,刚孵出的黑壳虾的存在,是不被人注意的,只是忽然一天,四五只小到肉眼看不出的虾竟已孵化出来,身体透明微灰,长度顶多只有一毫米,令人观之惊奇。

虾在生长过程中总要脱壳,对虾而言不容易,但我迄今还没观察到脱壳的细节。最烦恼的是在今春的海上阴雨连绵,太阳不见一个,黑壳虾们冻得蜷缩到角落,在0-10摄氏度之间它们想向来是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的;所以如果没有恒温装置,购置小鱼也变得不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了水草缸里最难的环节:播撒水草种子。红褐色的、极小如碎米粒一样的水草种子撒了几次,却生命迹象全无,生出很多的失望和沮丧,它们甚至直接被那些饥肠辘辘的黑壳虾认作了大小适中的食物。

但是知道它的意思吗?熟读《三国演义》的钱穆当然不会不知道骄字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奇怪地看向父亲,那目光似乎在说,这还能难倒我。这时候就听父亲继续问他:“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一听父亲问出这话,钱穆不由悚然一惊,他这下犹如醍醐灌顶,终于明白父亲拿“骄”字考他的用意了。被父亲这句话震慑住的钱穆,后来回忆道:“余闻言如闻震雷,俯首默不语。”钱穆父亲显然也秒

挥向麦丛,但小手抓不住几根麦子,麦秆却因镰刀的冲力而歪倒,镰刀的主人将镰刀夺回去说:小孩子家又不会使劲儿,小心伤着。

说是去捡麦穗,实则,还不是去玩?我们把捡到的麦穗在手掌中搓开,吹掉麦粒表面的硬壳,将麦粒一把扔进嘴里咀嚼,直至嚼出一团面筋,满口是青涩的麦香;用麦秸秆当吸管,吸带来的汽水,然后向小伙伴大声宣告自己的重大发现:汽水有麦香味……平时严厉的燕老师,看着我们这群调皮鬼玩得奇招频出,难得地不再苛责我们顽皮,反倒露出老母亲一般的笑容。

这一晃,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

在我现今生活的沪郊盛产水稻,偶尔见到小麦田,只是一小片。若想看到一望无际的麦海,只有在回北方时。

与我时常梦见兰兰,梦见燕老师一样,曾经陪伴我成长的麦田,也是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梦境。在这片梦境里,不可或缺的自然气息便是麦香,它总是随着滚滚麦浪,呼吸一般地传来,令我无法忘怀。

明请读在 山海间看时光流转。

笔者养有一个观赏水草缸,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件挺新奇的事物,那就让我讲一讲。

就我了解,过去的“老爷叔”多喜欢小型盆景,用弯曲铝丝雕琢出松柏的造型,当然,也有品种各种兰花的奇异花瓣入迷的。2022年,“阳台生态”兴盛,有人种葱种蒜,也有人尝试在家中种植药食两用的草本植物如香料类,均有不错的收获。笔者当然也喜欢土培,现今去网上选购一些时令的花草幼苗或它们的种子,很是容易。但是,栽培水生植物时,乐趣自有所不同。

那些一般是可生长在水中的草本植物,也可以归入双子叶、单子叶、藻类、苔藓和蕨类这些传统分类,但又可以从浮、沉与中间态加以区分。如果本身培育得好,它们的光合作用能提高水中的含氧量。与池塘养殖的情形类似,水草与水生动物、底砂、水,共同营造出一个循环生态系统的栖身地,当动物排泄物中的可溶部分被水草吸收,不溶解部分又会变成底部泥沙,固定水草根系,无形间就形成一个小小生态链(虽然不可能是完整的)。

例如我的水草缸里有几只负责“环保”工作的小小黑壳虾;小虾最多寿命两年,大约一个月就能繁殖一次,抱卵后15天就能孵化。由于体型小,刚孵出的黑壳虾的存在,是不被人注意的,只是忽然一天,四五只小到肉眼看不出的虾竟已孵化出来,身体透明微灰,长度顶多只有一毫米,令人观之惊奇。

虾在生长过程中总要脱壳,对虾而言不容易,但我迄今还没观察到脱壳的细节。最烦恼的是在今春的海上阴雨连绵,太阳不见一个,黑壳虾们冻得蜷缩到角落,在0-10摄氏度之间它们想向来是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的;所以如果没有恒温装置,购置小鱼也变得不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了水草缸里最难的环节:播撒水草种子。红褐色的、极小如碎米粒一样的水草种子撒了几次,却生命迹象全无,生出很多的失望和沮丧,它们甚至直接被那些饥肠辘辘的黑壳虾认作了大小适中的食物。

但是知道它的意思吗?熟读《三国演义》的钱穆当然不会不知道骄字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奇怪地看向父亲,那目光似乎在说,这还能难倒我。

这时候就听父亲继续问他:“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一听父亲问出这话,钱穆不由悚然一惊,他这下犹如醍醐灌顶,终于明白父亲拿“骄”字考他的用意了。被父亲这句话震慑住的钱穆,后来回忆道:“余闻言如闻震雷,俯首默不语。”钱穆父亲显然也秒

挥向麦丛,但小手抓不住几根麦子,麦秆却因镰刀的冲力而歪倒,镰刀的主人将镰刀夺回去说:小孩子家又不会使劲儿,小心伤着。

说是去捡麦穗,实则,还不是去玩?我们把捡到的麦穗在手掌中搓开,吹掉麦粒表面的硬壳,将麦粒一把扔进嘴里咀嚼,直至嚼出一团面筋,满口是青涩的麦香;用麦秸秆当吸管,吸带来的汽水,然后向小伙伴大声宣告自己的重大发现:汽水有麦香味……平时严厉的燕老师,看着我们这群调皮鬼玩得奇招频出,难得地不再苛责我们顽皮,反倒露出老母亲一般的笑容。

这一晃,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

在我现今生活的沪郊盛产水稻,偶尔见到小麦田,只是一小片。若想看到一望无际的麦海,只有在回北方时。

与我时常梦见兰兰,梦见燕老师一样,曾经陪伴我成长的麦田,也是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梦境。在这片梦境里,不可或缺的自然气息便是麦香,它总是随着滚滚麦浪,呼吸一般地传来,令我无法忘怀。

明请读在 山海间看时光流转。

护理水生植物与栽培陆生植物有很多不同,将它们培育出芽的过程算是对耐心和细致的考验。

先在缸的底部铺上一层厚实的黑炭砂土,再均匀撒上种子,最后再盖上合适厚度的细白沙。也许是生物本能,水草种子在玻璃罐里时是干燥的,一沾水,外表像多了一层透明黏膜。这种近似于不少浆果种子的现象,我想应该就是它对周围环境的呼应吧,因此它才能依附在岩石和沙土上,不至于被自然界的湍流冲散。

这个难关过后,伺候水草缸的过程变得十分快乐,三月底四月初,温度回升,大部分种子都发芽了。它们犹如绿色的地毯般覆盖在了缸的底部,真就像一片心旷神怡的“小型草原”。此外,我还买了一些已发育成熟的莫斯海草品种,并用几尾小鱼与虾类搭配。

碧绿的水草长成规模后,自然会给予它们很不错的生活场地。虾会食用漂浮起来的水草籽、残屑或浮游生物,不需要专门用饲料投喂。对“小小赤潮”最大限度地减轻,维持所谓的水体平衡——即消耗掉新陈代谢的有机物质如氮与磷酸盐的化合物,应该说“虾儿们”功不可没。

炎炎夏日里,当你用手抚摸流水与岩石,修剪水草时,当你每一次费劲地换水后,听着过滤器的水流沙沙作响时,总会有一种身心愉悦的美好。夏天到来后,我也会对一些茂盛水草作少量的裁剪,不然过分发育会充盈缸体,影响水质。

正如喜爱园林的人总会讨论不同的植被组合方式,水生植物爱好者孜孜以求的话题也总有很多。

为了让水草缸呈现出完美的整体形态,鱼缸造景的基础知识亦必不可少,只要有足够多的专注,小小水草缸内部的层次搭配和布局也完全可以如灌木乔木之搭配共生相提并论,只是形态被微缩化入小小“水单元”罢了。当阳光斜射入通体透明的鱼缸,我时常会有错觉,正栖息在一个“鱼缸”从林间的,不是小虾与小鱼,而是昆虫与鸟类家族呢!

遇此等处,当运用自己聪明,始解读书。”总之在钱穆的印象中,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对他们几个子女的教育,从来没有出现过“疾言厉色”的情况。

不过如果因此以为钱穆的父亲根本无视儿子身上的优点,那就错了。这样的例子还是应该听钱穆自己来说也许更有说服力。那还是钱穆读小学期间,一天晚上,有两个客人来拜访钱穆父亲。当时钱穆已在隔壁卧室脱

衣睡下,只是没有睡着。他隐约听到来客和父亲谈话时好像提到了他,于是就下意识地支起了耳朵。果然,钱穆就听到父亲对客人说:“此儿亦能粗通文字。”父亲说的“此儿”,就是指钱穆。而父亲嘴上说他只是“亦能粗通文字”,但举的例子却是说他能“专据《三国演义》写关羽论、张飞论等数十篇”论文。钱穆惊讶的是,这些文章都是他瞒着家人偷偷写下的,不意却被父亲无意间看到,而且还佯装不知。现在却毫不掩饰地背着儿子向客人剧透,到底于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个父亲对儿子在“侧面启发”下的默然大爱。

做人如此,在对待子女读书求学上,钱穆父亲同样作如是观。钱穆记得,父亲曾提醒他们几个子女,有些书的作者,因为各种原因写的时候会自避讳,这就要靠读者自己去颖悟和细加领会。还有一次,钱穆曾听到父亲这样对哥哥说:“读书当知言外意。(作者)写一字,或有三字未写。写一句,或有三句未写。

